

晨风里的紫玉兰树

■孙振宇口述 徐生 伍国举整理

那年那时

今年谷雨过后的一天清晨,我散步路过王树声大将一家曾经居住过的平房,思绪万千。一排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静静地矗立在阜外大街34号院的一角。2020年10月,大将夫人、老八路,99岁的杨炬仙逝后,这里便显得更加安静了。

20世纪60年代,中央军委领导提出从原总参测绘局、总军械部和北京市委党校三地选一处作为解放军报社新址。我因担负拍摄三址资料上报中央军委的任务,参加了选址工作,来到阜外大街34号(原总军械部大院),见到了王树声大将。

那天,王树声大将正在院里散步。他穿着一身便装,慈眉善目,神态极为谦和慈祥。得知我们是解放军报社选新址的同志,他特别高兴,亲自陪同我们,主动当起引路人和解说员,为我们详细介绍大院的特点、结构、景色、优势。

王大将说:“总军械部缩编划归总后勤部后,大院子就空了出来。你们要是搬进来办公、住宿,绰绰有余。就是没有印刷厂,但还有点空地可以盖。”

我们说:“我们要真是看上了王部长规划超前的花园式营院,您舍得给吗?”

王大将听后哈哈大笑,说:“我欢迎你们解放军报社搬进来!我敢请这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非常适合办公住宿,六层办公大楼够你们用了,楼前有花园,春天鲜花盛开,夏天绿树成荫,你们编写累了可以在这里散步休息。再往南是菜园和果树园,管理好了食堂用菜可自给自足。劳逸结合对你们这些文化人的身体是有益处的。整个大院从南至北呈长方形,砖瓦到顶的宿舍楼房排列在东西两边,中间三座五层大楼把院子隔开,形成北花园办公区,南边菜园果园生活区,食堂、小卖部、理发室一应俱全。北门外交通便利,南门外都是国家机关……附近玉渊潭人民公社的桃园,春天鲜花盛开,八月份果实累累。院内外就是一个大花园!”王大将如数家珍的介绍,坚定了我们搬进来的信心。选址报告呈给军委领导后,很快批了下来。



图①:王树声大将一家的合影。图②:院子里的紫玉兰树。

1969年下半年,解放军报社开始规划搬家,厂房建设工作也紧张开展。王大将经常到施工现场看望官兵,给我们讲“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激励我们接续奋斗,有时他还和大家一起干活。

1970年底,解放军报社办公、印刷全部搬到这座大院。从此,我们和王大将及他的家人成为邻居,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春天,王大将经常带着工作人员和家人在院子里植树、浇水、整枝。他尤其钟爱院里一棵生长了300多年的古槐,碰到干旱季节,亲自挑水浇树,打药灭虫,让这棵古树更见勃勃生机。大将夫人杨炬,也特别喜欢这棵古槐。每到夏天,她便在古槐下乘凉,慈祥地看着大院里的孩子嬉笑追逐,真切感受大院里的

邻居们安居乐业。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军报有个好习惯,每到星期六早上,全体人员都参加打扫大院卫生。王大将有时也会带着工作人员和家人参加。他说:“要自觉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期间,王大将对军报大院的绿化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都被采纳,这座营院的建设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完善起来。

那时,我们几乎是天天和王大将见面。老将军见了大家,不论干部战士还是职工,都热情主动打招呼,问长问短拉家常,官兵从心里崇敬王大将,也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在他面前无拘无束,有说尽的心里话。

1972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大将碰见我,亲切地说:“小孙,哪天有时间给我们全家拍个合影好吗?”我欣然答应。记得那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肩挎方镜箱照相机来到王大将简朴的平房住处,一进门就受到王大将一家的热情欢迎。王大将请我坐下后,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陪我说话,



作者提供

非常平易近人。过了一会儿,我准备好照相机,大家一起走出东大门,一家人迎着朝阳站在门前。王大将和夫人站在前排,二儿子王楚还站在他们中间,女儿王宇红、大儿子王鲁光和小儿子王建功站在后排,形成了一个前后三三制队形,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对着相机镜头。我在镜头中看着王大将幸福的一家六口人,心里也十分兴奋,便快速按快门连拍四张。当我提出给王大将和夫人再拍张合影时,王大将说:“不拍了,够了够了,节约点胶卷,留着拍官兵。”事后,王大将还神秘地对我说:“你可是给我们拍全家福的第一人啊!”我说:“我愿意年年给您全家拍团圆照、幸福照、儿孙绕膝满堂彩照。”王大将一家人听后都笑了起来。

回到屋子里,王大将陪我坐下聊天。他深情地对我说:“军报的宣传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很管用。战争年代,我们行军打仗靠手抄的标语口号鼓舞斗志。现在条件好了,你们要齐心协力把军报办好,我是天天看军报的,离

不开啊!”最后,王大将还关切地询问我的个人基本情况。当他得知我准备不久后的元旦结婚时,高兴地站起来说:“太巧了!太巧了!我大儿子王鲁光也是元旦结婚,我给你们俩一起办了吧。”我激动地说:“谢谢首长的关怀!”

王大将一向公私分明,对儿女家教很严格。儿女们办任何事都不允许用他的专车。1972年12月26日,王鲁光骑着自行车出报社北大门去筹办婚礼的有关事项。那天早上雾很大、天气湿冷,他的一只手套掉了在马路边,便下车弯腰去捡,没料到一辆无轨电车从后面驶了过来,把王鲁光撞了个正着,当时就倒在了地上,被救护车送进301医院抢救。

事故发生之后,电车车队的领导也傻眼了,开国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儿子被电车撞得胸椎错位合并完全性截瘫。肇事司机的家里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司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王鲁光是个健壮英俊的男子汉,我们之间关系密切。他197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军,人正直憨厚,进步也很快,家人对他寄予厚望。发生了这样的事,王大将一家都笼罩在悲痛中。但在得知肇事司机一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境贫寒之后,王大将专门请人转告肇事司机,饭还是要吃的,以后吸取教训就行了,我们就不追究责任了。寥寥几句话,展示出开国大将像大海一样宽阔的胸襟。1973年元旦,我和妻子举行婚礼,大将的儿子王鲁光却住在医院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敢请王大将参加婚礼。我们默默地祈祷王鲁光早日康复,还王树声大将一个健康的儿子。

……平房院子里,种着一棵紫玉兰树。晨风里,这棵紫玉兰树伸展着枝干,紫白相间的花朵,片片精巧,似在莹雪中浸过,似用白玉雕刻,美得高雅、美得朴素,溢满了人间纯洁……那天,我突然想到了,这些闪现王大将高洁品格的点滴往事,不正像是这棵紫玉兰树吗?它在岁月里静静地生长,总是给听过、见过它的人心里送去温暖。

温情馈赠

■王卫莲

1998年夏,得知远在辽宁的大伯生病住院,父亲带着我从山东老家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去探望。大伯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我看着伯母颤颤巍巍的样子,便和父亲说要留下来照顾伯父。

伯父曾是一名导弹兵。当兵那些年,他长年在外,家里基本上都是伯母一个人在操持。伯母和我说,当军嫂不容易,但心里感到踏实,建议我找对象也可以考虑找军人。夏去冬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爱人“黎班长”。那时,他已当兵8年。我们在大伯家见的面,他不太爱说话,但给人感觉很踏实。

后来,我们靠书信交流了近一年。大伯身体康复后,我回到了山东老家。黎班长说,等农忙时休假,他要来山东看我。我以为他只是说说,没想到真的来了。那一年秋收,我家是左邻右舍中完成得最快的。为此,我父母对他非常满意。1999年冬,我俩喜结连理。

2003年冬,我带孩子到部队探亲。由于部队住房条件有限,我们在离部队两公里外的老乡家租住。来队将近两个月,我亲眼见证了爱人忙碌的工作状态,他基本上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而且到家都很晚。我有时强忍不住想向他抱怨,但看到他疲惫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

2007年,爱人晋升为高级士官,我和孩子随军。后来,空军组织第六届“十大杰出青年”颁奖晚会,邀请家属一起参加。我和爱人开玩笑:“黎班长,你干的就是兵龄长一些、干得多一些嘛!”但在现场看到他热情洋溢地做报告,听他讲述从事战斗机维护保养16年的经历,再想到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时,我的眼泪不禁掉了下来。特别是听到他在台上说对妻子感到亏欠,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从那天开始,我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爱人。

201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联合解决军属工作问题,由于我年龄偏大,部队专门派人为我出面协调。安排的工作单位虽说离家远,但我十分珍惜这个工作机会。闲暇时,我还经常作为志愿者为社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在帮助他人这方面,爱人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老家有一个男孩,学习成绩优异,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他和我商量后,每年拿出1000元钱资助男孩上学,如今这个孩子已经考上了大学。这些年,他还先后资助过5名贫困学生。

2017年,爱人所在单位整编,他本人要分流到黑龙江。当时他们正在南方执行任务。我打电话和他谈:“你应当算是老同志了。咱们刚把爸妈从老家接过来不久,能不能向组织申请留在驻地?”他说:“媳妇,同志们都去了,我作为一名老兵,还是一名典型,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给组织添乱?”临走那天,我去送他。结婚18年,我从没见过他流过眼泪。但是,在他登车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流泪了。是啊,望着自己曾经工作生活26年的营院,他心里该有多不舍……

2020年春节前,疫情突然发生。当时,爱人休假回家,我们本计划带着儿子出去走走,但我接到单位通知,要求马上集合开展防疫工作。那天,爱人坚定地告诉我:“现在单位需要你,家里有我呢!”有了他的支持,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当天中午我吃饭时,接到了他打来的视频电话,他说很为我担心。我笑着对他说:“过去都是你在冲锋陷阵,这次让你看看我这个军嫂的担当!”

如今,我与爱人已携手走过23年。有人曾问我嫁给军人的感受。我说,他守国,我守家,这份责任馈赠给平凡生活的是,温暖与深情。2019年,儿子考上了军校,顺利接过他爸手中的钢枪,成为一名军人。儿子第一次放假回家时,给我敬了一个标准军礼。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家人

手心里的温暖

■王明洪

儿时,吃过晚饭后,我常去邻村玩,总是直到夜色深沉才想起回家。特别是秋冬时节,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呼啸而过的寒风冻得我浑身瑟瑟发抖,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让我提心吊胆。还没到村口,我就迷了路,急得站在原地哇哇大哭。这时,母亲总会踏着夜色来寻我。回家的路上,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一刻也不敢松开,心里的恐惧渐渐消散。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她来学校看我,正赶上我下课。我又惊又喜飞奔过去。虽是冬天,但母亲气喘吁吁,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她变戏法般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麦芽糖,小心翼翼地剥掉糖纸,将糖块取出,轻轻地塞进我嘴里,麦芽糖的香甜瞬间触动了我的味蕾。“回去吧,好好上课。”母亲把我的手放在她手心,一边搓,一边叮嘱道。我恋恋不舍往教室走去,有好几次,回过头看,母亲还站在原地。

我读军校期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家人带她来我军校所在的城市看病。我火急火燎地赶去医院,看到憔悴的母亲,心里一阵发酸,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母亲伸出消瘦的双手,握住我的手。渐渐地,她的手开始颤抖。她在强忍疾病折磨所带来的痛苦。我不知道,只是紧紧地回握,内心惶恐不安,仿佛回到儿时走夜路,生怕一松手,母亲就不见了。良久,母亲安静了下来,疲惫地说:“我看到你就心里踏实了,快回去上课吧!”那天,我刚走出住院部大楼,便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儿子,下雨了,快把雨伞撑开,别冻着。”我回过头来,母亲正站在病房窗户旁,远远向我招手。我赶紧把雨伞撑开,含着泪走进人群。我知道,母亲一定还在窗边寻觅我的身影。

这些年,每次放假回家,我总喜欢拉着母亲的手聊天、散步,说说部队的经历。母亲的那双手不再年轻,但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前路漫漫,让我无畏风雨,走一程,再走一程。

海天万里遥相忆

■王修碧



徐鑫鑫绘

力,多吃点苦对你有好处。”说完后,父亲就转身离开了。那天,父亲离开的背影,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黑色的外套,单薄的背影,每次想起都是心酸,都是想念。

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父亲骑着摩托车去车站接我。两年多未见,那些埋在我们心中的思念,一时竟不知该怎么表达,父子俩傻傻地笑起来。我入伍第三年,单位筹备组建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程兵分队。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报名参加。抵达任务区后,这里的所见所闻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强烈感受到,自己能生长在和平的祖国是多么幸福。只要有机会,我便把自己的感悟和父亲分享。父亲则每晚都会准时收看新闻,尤其是军事频道,总期望能找到与我相关的消息。

那次维和任务结束后,组织第一

时间安排我们回家休假。到家后,我迫不及待拿出联合国授予的和平荣誉勋章和原济南军区授予的维和荣誉勋章。父亲放在手里反复端详,一时间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2021年春,单位又开始组建中国第9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父亲再次坚定地支持我前往。通过人员初选后,我请了5天假回到家中。那些天里,父亲破天荒地没有去干活,而是一直在家里陪着我。归队那天,父亲送我到车站。等车时,他递给我一支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